



张家口晋语语法研究

Grammar of the Zhangjiakou Jin Dialect

宗守云 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张家口晋语语法研究

Grammar of the Zhangjiakou Jin Dialect

宗守云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家口晋语语法研究/宗守云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953-1

I. ①张… II. ①宗… III. ①晋语—方言研究—
张家口 IV. ①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714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ZHANGJIAKOU JINYU YUFÄ YANJIU

张家口晋语语法研究

宗守云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953-1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½

定价:59.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对象和任务	1
第二节 理论和方法	11
第三节 内容和语料	35
第一章 形态研究	37
第一节 子尾:涿鹿县城话的子变韵现象	37
第二节 重叠:量度形容词的重叠表小格式	44
第三节 屈折:舒入两读在矾山话中的语法功能	54
第四节 派生:矾山话双音状态词的褒贬分立	71
第二章 实词研究	93
第一节 方位词的多样性及其类型特征	93
第二节 情态动词“待”及其否定关联和意外性质	105
第三节 离位义趋向动词“转”及其来源和发展	121
第四节 趋向结构“V起”的过渡性质及其相反演化	133
第五节 两套型指示代词及其组合方式	143
第六节 涿怀话的两个反身代词“一个儿”和“个人儿”	149
第三章 虚词研究	161
第一节 轻量程度副词“可”的逆转性和趋利性	161
第二节 醒悟义“不X”类副词的知情状态及其融合演成	169
第三节 责怨和强化:“还还VP”句的两种类型	188
第四节 现实性对立和主观性差异:一些特殊形式的选择连词	200
第五节 连词“紧自”在近代汉语和涿怀话中的用法	219
第六节 介词“往、朝、搁”的功能扩展	228
第七节 “往CV”结构的语义性质及形成过程	242
第八节 后置原因标记“的过”及其词汇化	251
第九节 万全话多功能后置词“先”及其演化历程	260

第十节 表轻贬意义的句末语气词“还”	276
第四章 句子研究	285
第一节 程度句:程度副词修饰 VP 的几种构式	285
第二节 焦点句:含焦点标记“让”的句子	296
第三节 否定句:几种常见的否定句	303
第四节 疑问句:特殊的疑问句及其类型学价值	312
参考文献	324
后记	337

绪 论

第一节 对象和任务

本书研究对象为张家口晋语语法,主要是张家口晋语中特殊的语法现象;研究任务是对张家口晋语的特殊语法现象做出描写和分析,从语用、认知、语言共性等方面对其做出解释,并对这些特殊语法现象进行历时追溯,探究其演变的途径和动因。本节先谈张家口晋语及其研究,然后谈研究对象,最后谈研究任务。

1. 张家口晋语及其研究

1.1 晋语

一般认为,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晋语的分立涉及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汉语方言的分区研究,最早要追溯到章太炎的《章氏丛书》,章太炎把汉语方言分为九种,但他的分类是建立在语感上而不是以调查为依据,因此不甚可靠。后来有 20 世纪 30、40 年代赵元任、李方桂等对方言的划分。1955 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决议,建议“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丁声树、李荣在会上做了《汉语方言调查》报告,指出:“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王福堂 1998)1956 年,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国各省区展开。“方言普查完成后,对方言的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开始以新情况来检验过去所做的分区。”(王福堂 1998)1963 年,汉语方言正式被分为七大方言区: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山西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属于官话方言的次方言——西北方言(西北官话)。

1985 年,李荣先生发表《官话方言的分区》。李荣(1985)主张把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称作“晋语”,并主张把“晋语”从“北方官话”中

独立出来。随后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李荣等 1987/1989)体现了这一主张,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划分出来,独立成区,和吴语、闽语、粤语、赣语、湘语、徽语、平话、客家话等成为平行的方言区。正如侯精一、沈明(2002)所云:“这是晋语研究历史中的重要里程碑,晋语的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晋语能否成为独立的大方言区,这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李如龙(2001)说:“根据晋语的特点,至少足够在官话内把它立为一个二级区,与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华北官话等并列,这一点看来已经成为方言学界的共识。至于能否从官话方言中分立出来,成为另一个大区方言,这主要要看各区官话的共同特征能否把晋语包含在内。”李如龙(2001)对晋语分立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但从“至少足够”这样的字眼来看,晋语作为二级区是绝对没问题的,而作为一个大区方言也是有可能的。王福堂(1999)则对晋语的独立持反对意见,他根据丁声树、李荣(1956)提出的官话三条标准对晋语进行衡量,认为晋语基本符合官话特征,因此,“总的来看,晋语应该留在官话方言中,同时晋南方言也应该留在晋语中。换句话说,晋语应该降低一个层级,由一个独立于官话的方言,改变成官话方言中一个具有较多古老特点的次方言。这样的处理将是符合实际的”。

鉴于学术界关于晋语分立的分歧,本研究拟避开这一话题,不做定论。晋语究竟作为独立大区还是二级小区,都不影响本研究的进行,如果作为独立大区,那么下属各片就是二级区;如果作为二级区,那么下属各片就是三级区。无论怎样定论,都不会影响本研究的开展和结论。

1.2 张家口晋语

张家口是河北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靠河北省承德市,东南毗连北京市,南邻河北省保定市,西部和西南部与山西省接壤,北部和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张家口处于京、冀、晋、蒙四省区通衢之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方言复杂多样,有重要研究价值。

张家口晋语是指张家口市有入声的方言。张家口市原有四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宣化区)十三县(怀来县、涿鹿县、宣化县、赤城县、万全县、怀安县、阳原县、崇礼县、尚义县、沽源县、康保县、张北县、蔚县)。2016年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复,张家口市撤销宣化县,与张家口市宣化区合并,设立新的张家口市宣化区;撤销崇礼县,设立张家口市崇礼区;撤销万全县,设立张家口市万全区。张家口各县区除蔚县以及涿鹿南部赵家蓬地区之外,以市区、县城及重要乡镇为代表的本地土话都是有入声的,归属晋语,属于晋语张呼片。

晋语研究,可以从各片着手,其主要依据是方言的内部特征,包括并州

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片、张呼片、邯新片、志延片；也可以从各地着手，其主要依据是行政区划，如山西晋语、内蒙古晋语、陕北晋语、晋东南晋语等。张家口晋语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着手开展研究的。

张家口晋语，一方面保留了晋语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又具有向官话过渡的性质。晋语的最基本特征是有入声，这是晋语和周边官话区分的基本标准，张家口晋语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划分的。晋语有丰富的词缀，如“圪”（“圪台、圪挤、圪溜、圪节”）、“忽”（“忽绕、忽隆”）、“入”（“入嘬、入能”），等等，这在张家口晋语中都还存在，即使靠近北京地区的怀来、涿鹿也是如此。晋语还有丰富的分音词，如“摆-薄来、蹦-薄楞、翘-圪料、秆-圪榄”等，在张家口晋语也有较为完整的保留。晋语有多样的重叠形式，名词、形容词、动词、量词等都有许多特殊的重叠形式，如“刀刀、尖尖、圪转圪转、比当比当（比划比划）、哭了二眼眼（哭了一阵儿）、睡了一门门（睡了一会儿）”等，在张家口晋语中依然保持着多样性特色。另一方面，张家口晋语在语音等方面又呈现出过渡性特征，一些晋语特征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附带了一些官话色彩。根据侯精一、沈明（2002），晋语有系统的文白异读，其中声母方面的文白异读表现在三个方面：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白读不送气，文读送气；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入声字，白读送气，文读不送气；崇母平声字，今白读有时读擦音声母。这些现象在张家口晋语中都不复存在。张家口晋语入声字呈现从北向南逐渐减少的态势，其过渡特征极其明显。比如，“月”，在万全、怀安、康保、张北等西部和北部各县，都读入声；宣化、赤城、涿鹿“月亮、月饼”读为入声，但“坐月子”读为去声；怀来县则都读为去声。张家口晋语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的重要性。

1.3 张家口晋语的研究概况

张家口晋语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比利时神父贺登崧对张家口市、万全、宣化方言的调查研究。从地区看，张家口晋语研究主要以宣化方言研究成果居多；从对象看，张家口晋语研究有一些语音和语法文献，词汇研究文献极少。以下分两个问题谈，一是宣化方言的研究，二是语音和语法的研究。

1.3.1 宣化方言的研究

宣化方言研究的代表成果有：一部《汉语方言地理学》，一册《宣化方言地图》，一本《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

《汉语方言地理学》是贺登崧根据在宣化等地的方言调查写作的一项成果，宣化地区调查的部分以“宣化地区的语言地理学”为题于1958年发表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后来编为论文集《汉语方言地理学》，先于

1994年译为日文(好文出版),又在日文的基础上由石汝杰、岩田礼翻译为中文,2003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汉语方言地理学》第四章《宣化地区的语言地理学》主要调查了两个问题,一是第一人称代词单复数的语音差异及其地理分布问题,二是一些动物名称的地理分布问题。前者属于语法问题,后者属于词汇问题。

《宣化方言地图》是贺登崧的学生王辅世的成果。王辅世跟随贺登崧到宣化等地进行方言调查,1950年把调查结果写成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1994年由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正式出版。

《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2007)为郭风岚所著,是作者在博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一部著作。郭风岚深感“作为晋语张呼片一部分的河北省西北片晋语的专门性调查与研究则相对滞后”这一现实状况,对宣化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方言的时空变异及发展方向都做了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厚重。如果说有稍显不足之处,就是语法部分过于单薄,而且所列重叠式、特殊的构词形式其实都是晋语普遍存在的语法现象。只有反复问句体现了过渡地区的特点,是其语法部分的一个亮点。

1.3.2 语音和语法的研究

在语音方面,主要有这样一些成果。李行健的《张家口、张北、宣化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主要描写了这几个地方的音系,还列了103个常用词。金慧宁的《河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中有关于张家口各县易混声母和韵母的情况,特别是书中列出了张家口各县的声调调值,对张家口晋语语音的进一步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刘淑学的《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也涉及了张家口晋语的入声问题。此外,杨文会(2002)讨论了张家口方言的调类及连读变调问题,张锦玉、时秀娟(2009)讨论了张家口方言响音的鼻化度问题。

在语法方面,宗守云先后发表了系列张家口方言语法研究成果,包括:涿鹿怀来话两套指示代词的研究(2005)、万全怀安话两套指示代词的研究(2009)、张家口方言含焦点标记“让”的句子的研究(2010)、张家口方言轻量程度副词“可”的逆转性和趋利性的研究(2013)等。此外,宗守云在张家口晋语研究的基础上还有一系列相关的晋语语法研究成果,如晋冀方言后置原因标记“的过”的研究(2011)、晋方言情态动词“待”的否定关联和意外性质的研究(2015a)等。张家口晋语语法其他成果不多,主要有王国栓(2005a)以怀来话为基础的张家口晋语的重叠表小格式的研究。

总体来看,张家口晋语无论是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还是语法研究,都显得比较分散,而且不够成熟。山西晋语有侯精一、沈明、乔全生、史秀菊、王

临惠、李小平、郭利霞等的系列成果,内蒙古晋语和陕北晋语有邢向东、王雪梅等的系列成果,都比较成熟,广泛而且深入,而张家口晋语的研究还需要深入开展,如此,才能使晋语地区研究的成果达到平衡。本研究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1.4 张家口晋语的研究价值

首先,丰富晋语研究。山西、内蒙古、陕北晋语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河北、河南晋语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尽管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成果,如郭风岚(2007)关于河北宣化方言的研究、贺巍(1989)关于河南获嘉方言的研究等,但总体来看还不如人意。因此,河北、河南晋语研究也应该得到加强,这样可以扩大晋语研究的范围,使周边地区、过渡地区的晋语也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使他们能够对这些地区的晋语进行充分的研究,力求全面描写,深入解释,从而丰富晋语研究。张家口晋语研究,可以和其他地区晋语研究关联起来,从而促进晋语研究的全面化。

其次,扩大区域比较。张家口晋语研究,还可以和山西、陕北晋语进行对比,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描绘出各种语言点在地区分布上的连续性,为晋语的全面研究以及制定晋语全区的方言地图奠定基础。比如,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在晋语许多地区是“徒”,张家口晋语西北部地区也是如此,但东南部则是“饶”,这和北京话相同,北京话“饶”也有递进义,根据陈刚等(1997),北京话有“她饶白跑了路,还没闹好儿”这样的用法。由此可见张家口晋语内部的过渡性质以及从晋语到官话的连续性特征。

张家口晋语是介于晋语和官话之间的方言过渡地带,一方面可以和其他晋语地区形成关联,一方面可以和北京话、河北官话等形成关联,对这些相关联的方言进行全面对比,可以发现方言发展演化的不同历史层次。乔全生(2008)对晋语和官话系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晋语和官话非同步发展的情形进行了全面的描绘,并指出:“晋方言各片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核心与边缘、河谷与山寨的存古程度、官话影响不尽一致,有的现象涵盖面大,有个别现象只在两三个方言片中存在,但绝大多数特点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共存的现象。”由于张家口地处方言的过渡地带,张家口晋语可以和北京话、河北官话形成对比,从而揭示晋语边缘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再次,推动理论发展。对过渡地带的方言语法进行研究,具有方言地理学和方言类型学意义,既可以得到这些当代方言理论的指导,也可以补充验证这些理论,从而推动这些理论的发展。贺登崧(2003)以宣化等地的方言调查为基础建立了方言地理学,郭风岚(2007)在其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对宣化方言做出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成功。如果对张家口晋语做更进一

步的研究,能大大促进方言地理学理论的完善和成熟。张家口晋语的研究,也极具方言类型学价值。对于各种语言现象,既可以在方言内部划出各种类型,列出系统,又可以从不同方言划出各种类型,做出比较,这样能揭示语言现象的本质。正如李如龙(1996)所说:“有了全方位的类型分析,各方言之间(包括区与区之间、点与点之间)的关系便可以显现出不同的层次。同类型之间还有典型的极端、不典型的非极端以及模糊的中介。只有这种立体化的层次关系才能全面地反映出各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

最后,促进方言保护。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之后,各地方言学者积极响应,全面配合国家语保工程的实施。

张家口市东南部紧邻北京市。张家口市各县区外出务工人员基本上都面向北京市流动,极少向晋语中心地区流动。在语言观念上,民众把共同语作为高级话语符号,有些外出务工人员即使返乡以后,还尽量用共同语交流。这就导致了张家口晋语的式微。尤其是青年一代,由于在城市居住、工作,方言已经淡化。农村里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40岁以下的很少,方言面临着危机。应该说,张家口晋语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在可预期的几代之内,张家口晋语逐渐削弱乃至消失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张家口晋语做出全面研究,在记录、保存张家口晋语方面具有现实意义,这也适应了国家语言保护工程的基本精神。

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在吉隆坡举行,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北京和张家口将携手举办第24届冬奥会。由于冬奥会的申办成功,张家口成为世界体育瞩目的焦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展张家口晋语研究,能够使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同步发展,相得益彰。

以上我们讨论了张家口晋语的研究价值,由于张家口晋语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强化张家口晋语研究,既可以促进学术的进步,也可以促进地方文化的繁荣,这对学术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2. 研究对象

本书研究对象为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特殊有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内部的特殊性,比如共同语语法,有一般语法现象,也有特殊语法现象;二是不同系统的特殊性,对一个系统而言是一般的,对另一个系统而言则是特殊的,这就牵涉到视角问题。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是不同系统的特殊性,是相对于共同语语法而言的,对张家口晋语系统本身而言,是无所谓特

殊的,但和共同语比较,就是特殊的。

张家口晋语的特殊语法现象,最理想的状况是,这些语法现象只存在于张家口晋语中,对内一致,对外区别。但这是不可能的。方言的区域分布是极为复杂的,从范围说,有的语法现象分布范围很广,有的则非常狭窄;从关系说,有的语法现象比较独立,有的却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加之方言接触、历史层次等因素,使得特定方言区域语法现象表现得极其复杂多样,很难系统地建构一个独立的、对内一致对外区别的特定方言区域的语法系统。

就方言区域而言,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实际包括五种情形。

1)不但分布于晋语,也分布于其他官话地区,但不见于北京话。比如,后置原因标记“的过”,除了分布于晋语,还分布于河北大部分官话地区。这种语法现象仍然属于特殊语法现象,因为在北方官话地区并没有普遍性,北京话、东北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许多地区都不存在,因此是方言区特殊语法现象。

2)广泛分布于晋语各片各区,在晋语内部比较一致(边缘地区除外),晋语外部未有见到(根据目前材料),这在晋语中是一般语法现象,但和其他官话相比,又是特殊语法现象。比如,“不AA、这么AA、多AA”(“不大大、这么大大、多大大”)表小格式,只见于晋语,不见于其他方言。

3)只分布于部分晋语地区,主要是张呼片和大包片地区的语法现象,这些现象在晋语中也不够普遍,只有在晋语部分地区是一般语法现象,但和整个晋语相比又是特殊语法现象。比如,“还还VP”句,主要分布于张呼片和大包片,并州片以及西部、南部各片都不存在,因此即使在晋语中也是特殊的语法现象。

4)从目前掌握的资料以及对其他方言区征询的情况看,只分布于张家口晋语的语法现象,这是张家口晋语特有的、特殊的语法现象,是最为典型的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比如,表示“或者”意义的选择连词“无论”,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只存在于张家口晋语。

5)只分布于张家口晋语的个别地方,即使在张家口晋语中也不够普遍,这是张家口晋语地区内部的特殊语法现象。比如,怀来县和涿鹿县矾山镇有表示全量否定的“没V一些儿”结构,只有怀来和涿鹿矾山镇存在,连涿鹿县城都不存在,更不必说其他县市。从地区看,这种语法现象最为特殊。

综上,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其特殊性包括:和共同语语法相比的特殊性;和北方官话语法相比的特殊性;和晋语语法相比的特殊性;和晋语小片语法相比的特殊性;张家口晋语地区内部的特殊性。

本书研究对象除了张家口晋语语法以外,有的还扩大到整个晋语甚至

相邻官话。虽然如此,本研究仍然还是关于张家口晋语语法的研究。

首先,张家口晋语语法是研究的起点。除个别章节以外,本研究主要是以张家口晋语语法为起点的研究,即使分布于大部分晋语甚至相邻官话方言,但在研究之初还是以张家口晋语语法为起点的研究,根据张家口晋语语法的情况拟出例句,展开研究。

其次,张家口晋语语法是研究的内容。无论研究的对象分布于晋语全部、大部还是小片,张家口晋语语法都必须被包含在本研究之内,不可能有其他晋语地区或北方官话地区存在而张家口晋语不存在的语法现象。

再次,张家口晋语语法是研究的界线。在本研究中,张家口晋语语法作为一条界线,把方言语法和共同语语法分开。本研究的底线是,必须是以张家口晋语语法为起点和内容的方言语法研究,除非为了进行比较、溯源,否则绝不触碰共同语语法,而且也尽量避开北京话语法,凡是共同语语法和张家口晋语语法所共同的内容,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3. 研究任务

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方言语法事实做出全面的描写,对方言语法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本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本研究拟对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做出描写;另一方面,还要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另外如果能够对相关的语法现象进行源流追溯,理清其形成发展过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本研究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对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做出描写。方言语法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方言语法研究者的任务是把这些客观存在的方言语法事实描写出来,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呈现给同行和社会。方言语法事实本身是一回事,对方言语法事实的认识是另一回事。方言地区的普通人是方言语法事实的使用者、践行者,他们可能运用得很好,但不一定有很好的认识;方言语法研究者则不但应该会使用、能践行,还必须有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做出很好的描写。

方言语法事实可分为个别事实和系统事实,这两者是可以区分的,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描写某个张家口晋语的一个特定的语气词,这就是个别事实,尽管离不开系统的参照。如果对张家口晋语的语法系统做出全面的描写,就是系统事实,不可能是个别事实。但如果描写张家口晋语的副词系统、否定范畴、时间表达、系列句式等,就介于个别事实和系统事实之间,可以看作系统事实的次类,也可以看作个别事实的集束。本研究旨在从个别方言语法事实出发,逐步延伸到系统方言语法事实,从而对张家口晋语的语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描写。但全面的描写将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还不能实现,但本研究尽量扩大研究的覆盖面,并力求使个别事实的研究得到深入。当然,方言语法研究也可以首先进行系统事实的全景构建,然后逐渐深入到个别事实,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并不是本书的研究方法。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目的都是把某个方言地区的语法详尽地描写清楚,张家口晋语语法研究也是如此。

其次,对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做出解释。方言语法研究,应该对某一方言地区的语法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语法事实描写出来以后,就作为一种现象存在,这还不是研究的全部,研究者还应该对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探究,这就需要对所描写出来的语法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在张家口晋语中有这样的一种语法现象,动结式和动趋式有相应的“往 CV”结构,如“吃饱-往饱吃,骂哭-往哭骂,揪断-往断揪,拿出-往出拿”等。作为方言语法研究者,首先应该对这类事实做出描写,哪些动结式和动趋式有相应的“往 CV”结构,哪些没有,C 有哪些成员和特点,V 有哪些成员和特点,“往 CV”的构式意义是什么,“往 CV”和相应的“VC”有哪些不同,等等。描写要做到正确、全面,不能违背语言事实,也不能有遗漏,概括要准确、到位,如果做到这些,描写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解释,也不能否认描写研究的价值。事实上,早期的方言语法研究,基本上都是描写性质的,这些描写研究不仅丰富了方言语法研究,而且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材料,因而是有价值的,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方言语法研究仅仅停留在描写的层次,那么其科学品位还不够高,还应该进一步达到解释的层次。就张家口晋语中的“往 CV”结构来说,首先应该从共时系统的角度给出解释,即为什么这些方言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结构;其次还应该从历时演变的角度给出解释,即这样的结构是怎样发展来的。如果把问题放在汉语的宏观背景下审视,那么“往 CV”结构的存在显然和汉语(尤其是西北诸方言)的“动前显著、动后限制”的特点有关(张敏 2011),即小句中动词前成分不受限制而动词后成分受限制。从历时的角度看,“往 CV”结构的形成过程是,先是出现“往 N 里 V”结构,然后扩展延伸至“往 C 里 V”结构,接着,后缀“里”脱落,于是就形成了“往 CV”结构。

对方言语法现象做出解释,可以提高研究的品位。但解释是有高下之分的。低层次的解释是就事论事,其科学品位不高。高层次的解释则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为此,方言语法研究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先进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方言语法研究,从而提升方言语法研究的科学品位。理论框架可以为方言语法现象的解释提供依据,研究者以共性、语用、认知、历时等理论框架为指导,能够对方言语法现象做出合理的、

适切的解释。另外,研究者还应该对敏锐的语感诉求,这可以在现象和理论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研究者在敏锐的语感诉求中养成一种判断的直觉,当他看到一种现象的时候,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判定这种现象的所属范畴和理论价值,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对这种现象做出理论的阐释。

再次,对张家口晋语特殊语法现象做出追溯。追溯方言语法现象的来源,探求方言语法现象的流向,也是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研究任务,对张家口晋语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能够对张家口晋语语法演变做出精确的刻画,探求其源头,追溯其发展,不但可以弄清楚其历时状况,而且还可以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共同语联系起来,从而全面地了解语法现象的共时和历时情形。本研究不仅要描写张家口晋语语法现象的分布和使用规律,而且还尽量追溯这些语法现象的来源,通过历时材料和语言规律的相互印证来分析这些语法现象的演变过程、途径,揭示其演变的机制、动因。比如,张家口万全、怀安等地有表递进关系的连词“徒”(意为“不但”),应该是从“非徒”发展来的,“非徒”表示递进,和汉语中其他表示递进意义的连词是一致的,都是从否定限止发展为递进连词,如“不但、不仅、不只、不光”,“非徒”也有否定限止意义,例如:

(1)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吕不韦《吕氏春秋·孟冬纪》第十)

(2)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极戮,非徒桎梏也。(王充《论衡》)

例(1)(2)“非徒”只有否定限止意义。“非徒”发展为递进连词,必须用在前一分句。如果前后分句只是并列关系,“非徒”仍然是否定限止的短语。例如:

(3)鄙人有以狐为狸,以琴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与瑟,又不知狸与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后贤也。(桓谭《新论》)

(4)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王充《论衡》)

例(3)(4)“非徒”所在的前分句和后分句是明显的并列关系,“不知狐与瑟”和“不知狸与箜篌”,“伤父母之身”和“贼男女之性”语义上不分轻重,都是严格的并列关系。如果前后分句是递进关系,“非徒”就连词化了,成为表递进意义的连词。例如:

(5) 离于群臣，则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也。（韩非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6)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孟子·公孙丑上》）

例(5)(6)“非徒”所在的前分句和后分句是明显的递进关系，例(5)是不但危及自己，而且还危及父亲；例(6)是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又害了它。例(5)“非徒”所关联的内容是肯定性的，例(6)是否定性的。在张家口晋语中，如果所关联的内容是否定性的，递进连词可以用“徒”，相当于例(6)的“非徒”，我们把例(6)后半部分用晋语语法形式表达就是：

(7) 徒没有用，还害了苗了。

“徒”和“非徒”意义恰好相反，张家口晋语为什么用意义相反的“徒”表达递进意义？邢向东(2006)研究陕北晋语递进连词“徒”的时候认为，“当是通过反义引申形成的”，张家口晋语“徒”应该也是如此，至少可以聊备一说。

方言语法研究除了基本目标外，还有更高的目标要求，比如，可以促进濒危语言的保护，可以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等等。但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描写和解释，可及目标是追溯其演变过程，最高目标才是社会文化意义的。通俗地说，方言语法研究，就是要搞清楚某个特定方言地区的语法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哪些特殊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些特殊现象，这些特殊现象是怎么来的，等等。这是最现实的要求。通过一定的研究，这些目标都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第二节 理论和方法

本节谈理论和方法，从事实描写、现象解释、源流追溯三个方面展开。

1. 事实描写的理论和方法

1.1 框架的参照

对方言语法事实做出描写，尤其是做出系统的描写，应该首先有个参照的框架，研究者根据调查框架对方言区的语法事实进行调查、征询，从而做出合理的、系统的描写。所参照的框架可分为三种：共同语语法、人类语言